

路易十四时代

Great Man and His Time

名人与时代 (下 册)



『路易十四时代』时当十七世纪中后期至十八世纪前期，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之彼得一世、中国清王朝之康熙帝差不多同时。

『路易十四时代』之主要内容，政治上为反对割据之中央集权，号称『朕即国家』；经济上为发展工商业之重商主义，积极向外拓展，军事上为争夺欧洲霸权之『海外殖民』；挑战西班牙、荷兰、英国、奥地利、瑞典等国，文化上为『一种信仰』之古典主义，变好斗之社会为彬彬有礼之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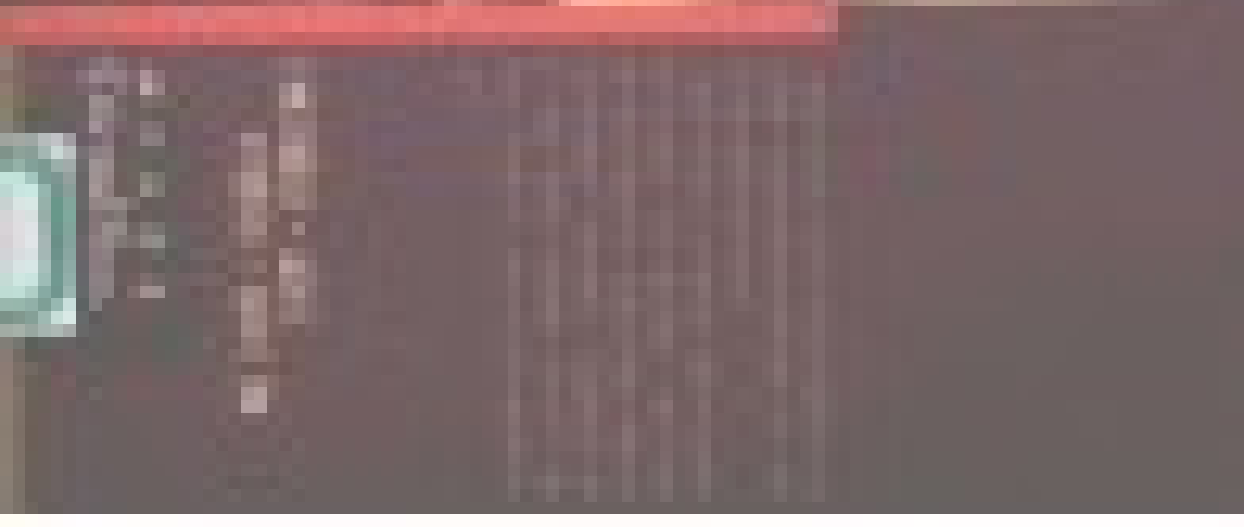
〔美〕威尔·杜兰
艾丽尔·杜兰 著

东方出版社
Oriental Press

路易十四时代

Great Man and His Time

名人与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

(下 册)

Great Man and His Time

名人与时代

[美] 威尔·杜兰 艾丽尔·杜兰 著
台北幼狮文化公司 译

東方出版社
Oriental Press



第七章

鼎盛时期的衰落

第一节 门特隆夫人

公元1683年7月30日，玛丽亚·特雷莎皇后（Marie Thérèse）死后，法国未被加冕的皇后是“斯卡龙寡妇”（Widow Scarron），这位兼国王私生子家庭教师的门特隆女侯爵，很快地成为国王的平民妻子（1684年1月），也是此后在王朝中，最具有个人影响力的人。

如今已很难了解她真正的个性，历史家们仍为此在争论不休着。她有许多敌人愤恨她的晋升和权势；其中一些是写历史的，他们流传下的记载，说她是个自私而诡诈的恶人。然而，在她可以取代蒙特西班牙夫人为皇室女主人时（尽管这地位可带给她所有的影响），她却拒绝了，且劝国王回到皇后身边（公元1680年8月）。那时皇后42岁，比门特隆年轻3岁，是无理由期待她的早歿，由这一点，很明显地显示女侯爵的美德是优于对权势的贪求的。皇后死后，这位女教师仍拒绝为女主人；她以当时的地位冒险去求更高的名位。此刻若称她的美德是野心也不为过的；犹如一位仅有美色作终身赌注的谨慎少女，认为一夜春风实不若结婚戒指来得安全些；她这种少女的羞涩绝不因此而容受玷污。当路易娶门特隆夫人时，她48岁；米尼亚尔描述她是位温柔可亲的年长妇女，早已失去诱人的身材。充其量的批评，她对宗教是极为虔诚；说她坏，她也不过是勇敢地下了一次赌注，而且赢了。

她被安置在国王住所的附近，在凡尔赛宫中过着几乎是中等阶级式的朴素生活。宫廷生活“令她厌烦，且她对虚饰也毫无兴趣。”她没有积聚财物，仅拥有的门特隆别墅也不曾再使用、装修过。在他们最后几年，曾记载路易对她说：“但是，夫人，你现在一无所有，若我死了，你将陷于贫困。告诉我，我能帮助你什么。”她为她的亲戚们要求了一些谦虚的宠赐，和一笔为数可观的钱去支持她所喜爱的事业——她于1686年时在圣

门特隆夫人

门特隆夫人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是一位好妻子。她一直处于国王与外界间的缓冲地位，在朝臣们的勾心斗角和野心中去维持平静，去迁就一群钻营高位者，像一位慈祥的姑妈去照顾丈夫的孙儿，满足丈夫的男性需求，在他失败挫折时给予慰藉，提供一个家庭的安静气氛。



西尔地方为家世好却缺钱上学的子女设立了一所学院。出于国王而非她的虚荣心，政府为一项没建成的水道工程强征百姓的劳力与金钱，不过以她的名字命名。

在许多方面她表现出是位好妻子。在忙碌的日子中，她一直处于国王与外界间的缓冲地位，在朝臣们的勾心斗角和野心中去维持平静，去迁就一群钻营高位者，像一位慈祥的姑妈去照顾丈夫的孙儿，满足丈夫的男性需求，在他失败挫折时给予慰藉，去取悦这位“王国中最难被取悦的男子”，在他几乎每小时都要做着影响百万人性命的决定的生活里，提供一个家庭的安静气氛。在她死后的私人文件中有这篇祷辞，很明显是在她

婚后不久写的：

主啊，你赐予我现在的地位，我将全心奉献于你的保佑下。赐我美德，作为一基督徒，使我能承受忧伤，使喜悦圣洁，追随于你的荣耀下，并且……帮助国王的救世工作。禁止我私心无止境的激动……噢，上帝，承你的意旨，我将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去实现世间真实的快乐。赋予我这种智慧，和处在你赐予我的这种高位上所必需的其他精神力量；求你赐予我更丰富的才能。从你掌握的诸王中，开放路易的爱心，使我能放入你所意愿的美善；使我能取悦、慰藉、鼓励他，甚而，若要屈于你荣耀下时，使他能知悲哀。让我有勇气告诉他其他人所不敢说的。使我们能处于你的荣耀和爱心里，相爱在一起。赐允我们能不受责难地在你的指引下前行，直到你的降临。

这篇文件可与爱洛绮丝（Héloïse）致阿贝拉尔（Abélard）的任何一封信件媲美，并且我们更可相信如此的祈祷能不受外界的变化而发生力量。或许在这种去改革和引导他人的热望中，有某种神秘的支配意志；但门特隆往后的日子里，证实了她信仰的真挚和褊狭。圣西蒙说：“她找到的是个自认为是传道者的国王，因为他终生信奉的是受迫害的詹森教义（Jansenism）……这指示着她可在国王的心园中，挑选播种最能收益的谷物。”圣西蒙认为她曾鼓励迫害法国新教徒，但以后的研究澄清了她的行为，而一直与她作对的卢瓦才是这种不人道行为的主人翁。一位很少亲近天主教的天主教派历史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批评她说：

她是一位最有教养，最能关怀别人和观察最仔细的女人。她曾是个新教徒，且曾有段时间热切想改变信仰。她极力反对詹森教徒，同时对牧师中的能者极有信心。世人认为她升高了对宗教的迫害，且怂恿国王废止《南特诏书》，并以她的信件为证。但她的信件已被一位曾是篡改、伪造家的编者所篡改了。*

*比较：雅克·布朗热（Jacques Boulenger）著《十七世纪》（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20年纽约版，第243页：“事实上她与《南特诏书》废止后的宗教迫害事情无关。”且《大英百科全书》中第14卷第693页a：“宗教迫害和路易十四世用龙骑兵去迫害新教徒对她的控诉是不公正的。”伏尔泰早就对此作同样的结论。（见氏著 Works，1927年纽约版，第21章a—290）

她和当时的费奈隆、塞维涅夫人和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也赞成废止《南特诏书》，但她利用她的影响力（新教徒历史家米什莱说她经常能成功地）去阻止残忍的宗教迫害。

为避免似是用玫瑰粉饰了画面一般，太罗曼蒂克地理想化了一个女人的倾向，让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位女侯爵的偏见如何？圣西蒙公爵的自尊永远无法宽恕这位低微世家的女子高升为法国女主人：

她曾长处贫困，使她心胸狭窄，而感情、内心卑下。因她太受限于出身的环境，使她的感情和思想事实上是经常比为斯卡龙夫人时更差……没有比这低微的出身而能高升到如此光芒的地位更使人不快的事了。

尽管如此的批评，公爵还是从她的缺点中发现了一些美德：

门特隆夫人是个极有才智的女人，她最初曾受此困扰，旋即发展开来，后更因对世间知识的丰富而焕发，借着献殷勤的言行，使她拥有最令人愉快的才智。虽因身份的变迁，但她仍保持往日的善于奉承、谄媚、自得和总是寻乐自己。她往日所见的，也是她所必须具有的勾心斗角行为，使她对这方面有判断力、处理能力和习以为常。无可比拟的谦和，一种不慌不忙的态度，却受人尊重；她虽曾长处于卑微，却养成谦和的本性，更奇妙地助益了她的智能；有着柔和、确切、表达适当、流畅和简短的言语。因为她比国王大了3至4岁左右，她的黄金时代是在能表现雅致的时期——过分纤细地去献殷勤的时日……她以后是装扮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逐渐转成一种令人欣美的虔诚。她本性并非绝对虚伪，但是情势迫她必须如此，且她好做奇思怪想的本性使她表现出的比实际更虚伪一倍。

英国历史家麦考莱作了更有武士风度的观感；或许他认为对这么一位“口才雄辩又简短”的女性来说许多方面是可宽恕的：

当她吸引了国王注意时，她已不能以青春美丽自诩了；但是她非比寻常地拥有那更持久的诱惑力，对有理智的男性……对一女性伴侣最深深赞赏的……有着一一种令人感觉体谅，无尽藏却非过多的理智，温和又活泼的言谈；“一刻都不会被扰乱の安静脾气”；她的机智超越了她的女性，且超越了她的女性；这些特质使这位话剧中的丑角——寡妇，成了备获信任的朋友，继而成为欧洲最有权势且最骄傲的国王的妻子。

最后，我们看看一位被认为不够杰出的法国历史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眼中，她是位怎样的人：

国王与女侯爵间有种与日俱增的心灵与态度的协调；由于她端庄、温和又认真的美丽，带着罕有的自然赋予的尊严，更合适地取悦了路易。她喜爱思虑，犹如他爱荣耀；如国王的慎重、周详中充满着吸引力与高雅，她的言谈中也带着这份迷人，且在她更丰富的想象和教育下，使她更长久的保持着。她有着像国王的强有力和自我追求的个性，若非她的热情和亲爱，这种个性将会更持久而坚定些。她不若国王的热情，却更持久，国王一直是在友谊与爱恋中只忠实于她；但是她却不曾了解若牺牲她感情中的兴趣或安静，将会带给她什么结果：与路易十四相反的是她对小事物的虔诚，而缺乏对大事物的慷慨……她镇静、思索和理智的个性，不冲动也不幻想，帮助她去坚持了德行。

总之，这位女子必有着许多令人欣羡的特质，能使一位精明干练的国王选她为妻，又信赖地让她知晓国中机密的事务。他经常在她的私人房间和旁听下接见大臣们；虽然她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缄默，忙着针织的工作，路易“却时常转向她，询问她的意见”——他是如此重视她的判断，以至于称呼她为“Votre Solidite”（公正殿下）。怀疑论者称她为“Madame de Maintenant”（即现在夫人），因猜想她即将会再结婚，或被其他竞争者

取代；相反地，国王直到去世，一直是她所深爱的丈夫。

她的影响力与时俱增，且尽其虔敬所能带给她的仁慈。她试着去节制国王的挥霍无度，且分散他对战争的注意力；因此她被卢瓦敌视。她从皇室获得资助慈善事业——医院、修道院、帮助破产的贵族们，为闺秀作嫁。仅有优秀的天主教徒能获得她推荐职位。她将凡尔赛宫内装饰的较暴露的画像遮以布幔或藤蔓。把圣西尔女学院改为女修道院，此地从此即与世间隔离。她本人几乎也成了宫廷中的女修士；“封闭的生活方式，孤寂的时日，使人觉得她似乎生活在女修道院中。”

国王初对她表现的平静嘲笑，最后却学着模仿她这方面的谦逊。国王周围的牧师们欣悦地看到他从事宗教仪式的规律，但她却对他了解更深；她说：“他绝不错过一次教会的聚会或圣礼，但他却不了解自谦和赎罪观念对他的需要。”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却已感满足，并恭贺夫人能纠正这曾是反教皇制度的法国国教派教徒。或许是由于1684年后的精力衰退和肛门痔瘕，使他自觉不可避免的死亡体认中益发虔敬了。1686年11月18日他以阶级意识的勇气承受了一次痛苦的手术。反法联盟曾因他死亡的谣言而一度欢悦。重生后，当他去圣母院（1687年1月30日）谢主治愈之恩时，奉天主教的法国为他的复原而游行、欢呼。

伏尔泰说：“国王从那时起，就不再去戏院了。”他早期在位时的华荣的尊严特质，此时却变得有时近乎朴素的严肃了，但是有时还是容许自己过多的睡眠和膳食。初因身体虚弱，继而受门特隆的影响，他减少了宫廷庆典的游行，过着仿如平常人的休闲生活，满足于妻子带给他的家庭气氛中。他在王宫和花园的开支上仍极奢侈，为他的王权骄傲，如他下巴那样地贪求食欲快乐。1686年3月，他允许了一位朝臣，即后来的弗亚德（La Fevillade）公爵奥比松（Francois d'Aubusson）在胜利地点树立了一座铸像，题献他是个“不朽者”；但是我们对这事必须附说的是：当奥比松更建议他设置一座昼夜明亮的许愿灯时，国王禁止了他对神性这种不成熟的假想。

由雪沃尔斯公爵夫妇博维利耶、莫特马尔夫人和柯尔伯3个女儿为中心所组成的拥护贵族政治的集团，环绕在国王、王后四周，形成一圈警戒线；他们中有许多人宗教信仰很虔诚，一些人信取了居伊昂夫人的寂静主

义，世间闻名的圣歌“Adeste Fideles”即是此时一位不知名的法国诗人的作品。宫廷中的其他人仅表面上迎合国王的新心境。他们舍弃了无谓的活动，常常去望弥撒和聚会地方，而渐较少去剧院、歌厅了（这时很快地就失去了吕里和莫里哀时的全盛期）。狩猎、花费的宴会、舞会和政治性的牌戏仍继续着，但已不如前了。巴黎的吵闹分子和自由思想分子藏缩着，不耐烦地等候着可期的摄政时期到来时再报复。但是法国百姓们却为他们统治者的高尚品德而欢悦，静静地忍受战争带给他们逐渐升高的赋税和死亡。

第二节 大联盟

（公元1689—1697年）

甚至在繁荣情况也不能许可下，法国纳税仍不断增加。柯尔伯推行的由政府集中管理工商业的系统，在他死前（1683年）已开始崩溃。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农地和工厂的人力被征用到战场和兵营。主要原因则是作茧自缚：政府的法规遏制了在监管和限制较宽松的情形下较自由的生产、试验可能带来的成长。企业拘束于错综的命令和困难中；由辛苦的饥民和少数人的创造精神所推动的复杂经济活动机构，处于如山的法令下呻吟、挣扎，而终于被迫停止运行。所以很快地在1685年（经济学家魁奈（Quesnay）和杜尔哥前65年，亚当·密斯前91年）发出了给企业以所谓“放任政策”的呼吁。路易十四一位监督官说：“若要能允许完全自由的商业，就不会造成我们政府想在许多政令下去集中建立制造和贸易却导致王国内百业俱废的后果。”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导致失败：受迫害的新教徒带走了他们天赋本领的经济技巧和存款逃亡；因国王征服欲胜于经商的欲望而使贸易受困；输出受阻于外国对于法国提高关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英国和荷兰在海上和殖民地活动方面证明是优于骄傲且没有耐心的高卢人：法国印度公司失败了。法国重税挫折了本国企业的发展，而货币的

塞涅莱侯爵

塞涅莱侯爵 (1651—1690)，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国务大臣，柯尔伯的长子。对海军事物极为熟悉，数次参与海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在他任海军大臣的几年，法国海军成为世界霸主。



失去信用导致金融混乱而又使财政瘫痪。

继柯尔伯死后，为路易服务的内阁们，都不如政治家黎塞留与马扎然所留给路易的那些继承人来得能干。柯尔伯的儿子巴蒂斯特 (Jean Baptiste) ——塞涅莱侯爵 (Seignelay) ——掌握了商业与航海部；克劳德·勒·皮埃特 (Claude Le Peletier) 管理财政，但旋即被蓬查特兰 (Pontchartrain) 地方诸侯 Louis Phélypeaux 所接替；卢瓦仍为战争部长。新人们敬畏于路易十四的荣耀和权势，而不敢作决定；国事的运行期待着国王负重荷的心灵去决定。只有卢瓦能执行自己的意志，但也全是为战事——反新教徒，入侵荷兰及整肃任何阻碍法国扩张的王子或人们。卢瓦

已建立了一支欧洲最精良的陆军：有纪律，勇敢，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又掌握了优美的刺枪术。* 这样的一支军队恐怕必须不断地去作战，并且要获胜，方能维持或保持着它的精神吧！

法国为这支陆军而骄傲，欧洲其他国家却是又怒又怕。1685年5月，路易宣称已死去的巴拉丁诸侯部分领地由其妹、现为奥尔良女公爵的巴拉丁公主夏洛蒂·伊丽莎白（Charlotte Elisabeth）继承，以致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亲王们怀疑这位挑衅的国王下一步的要求是什么。当路易得悉他所提名的人当选为选侯，而有效地把科隆、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明斯特三地和法国结合时，使得情势益形紧张（1686年）。当年7月6日，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和天主教徒选侯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Emanuel of Bavaria）联合勃兰登堡新教选侯（Protestant Great Elector of Brandenburg），瑞典新教国王查理十一世和

荷兰联邦的一位新教省长威廉三世组成了奥格斯堡（Augsburg）联盟，去防御他们的领域或权利遭受任何攻击。皇帝（Emperor）（后以此称利奥波德一世）那时仍忙着击退在东方的土耳其人，他在木哈赤（1687年）和贝尔格莱德（Belgrade，1688年）地方所获的胜利，使神圣罗马帝国（后简称为帝国）的军队得以调到西方的前线。

法王在军事上犯了一项关键的错误。荷兰省省长本已无力防备他



*Balonette 早

于1500年时，在贝约讷（Bayonne）地方制造，似乎在1647年时，才第一次被广泛地用于伊普尔。

利奥波德一世

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58—1705）。在位期间，奥地利在与土耳其和法国的一系列斗争中成为欧洲强国，君主专制政体和中央集权政府获得优势。1705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中死去。

对荷兰重施新的攻击；未料路易在帝国军队尚不及聚集于前线时去入侵德意志。1688年9月22日，当他派遣主要的部队开往莱茵河时，对27岁的皇太子多芬说：“孩子！我派你去领导我的陆军，给你一个树立功绩的机会；去表现给整个欧洲看看，在我死后，使他们仍能记得我。”9月25日，法军横扫入德意志。在一个月內已占领了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新城（Neustadt）、沃尔姆斯（Worms）、宾根（Bingen）、美因茨和海德堡；10月29日又攻陷了战略性的堡垒菲利浦堡（Philippsburg）；11月4日，皇太子又乘胜去攻击曼海姆（Mannheim）。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胜利，注定了法国的衰落。因为这些胜利树敌良多，也带来了长久的战争；使荷兰能免于较早受入侵；也导致联合省的荷兰议会同意并支持威廉三世的人侵英国。当威廉确定了他的权利后，立刻转变英国过去的依赖地位而为法国的敌人，并恳求他的新臣民们参加保卫欧洲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国会犹豫不决，怀疑威廉主要兴趣是为解救荷兰，而荷兰却是英国商业上最大劲敌。但是法国的一再胜利加强了威廉的请求。

卢瓦催促国王，毁灭巴拉丁以阻断即将来犯的敌人支援。路易勉强同意了。1689年3月，法军包围后焚烧了海德堡和曼海姆，继而士派尔、沃尔姆斯、奥本海姆（Oppenheim）、特里尔（Trier）大主教和巴登（Baden）侯爵的部分辖地遭到同样命运：几乎所有的德意志莱茵地区皆被毁灭了。法国历史家伏尔泰以一个善良的欧洲人的良知曾描述过这次毁灭：

那时正值寒冬。法国将军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他们向那些繁荣且秩序井然的城市居民，村庄百姓，和超过50座城堡的主人们宣告，离开他们的家园，因为那儿即将遭到焚毁和武力的破坏。男女老少匆忙地离开了。一些人仍徘徊在乡间；其他人则在附近的领土上找寻避难所，然而士兵们开始……焚烧，围困了这地方。他们始于曼海姆和海德堡，诸侯别庄；后来他们的宫殿和一般市民的住所都被毁坏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再度受到路易十四世的蹂躏；与这次的大火相比，蒂雷纳在1672年破坏巴拉丁地方时，焚烧二镇市和20座村落的火焰只不过是一场大火灾里的小火花而已。

德意志全境、荷兰和英国发出阵阵报复路易的怒声。德意志内发行小册子的作者们公开指责法军像是不带人类感情的蛮子（Huns）；把路易述成一个怪物、亵渎神明的人，更甚于土耳其人的野蛮人。德意志历史家揄揄法人是由德人处接受文明与大学。朱里厄这位被放逐到荷兰的胡格诺教徒——已在那儿发行了一本激烈的诋毁的书籍：《奴役下的法国叹息》（*Les Soupirs de la France esclave*），称路易为顽虐的暴君，煽动法国人民起来废除他的王位，以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府。法国新闻界要求市民们将这些侮辱掷回到敌人脸上，且起而拯救他们勇敢、受围且受敬爱的国王。1689年5月12日，英国加入帝国、西班牙、荷兰联邦、丹麦和萨伏依组成的阵线，成为第一次大联盟，誓约会员国联合防御外来的侵略。这时已变成欧洲与法国间的战争了。

路易的反应是增加陆军到45万人，海军10万人；欧洲以往不曾见到如此庞大的武装集团。国王熔销他的银器以充税收，去维持这庞大军费；他命令所有个人和许多教堂也这样做；而且准许蓬查特兰地方加铸钱币，贬币值10%。首相增设了新官职，保留了以前废止了的职位，用来售给那些迷恋名衔的喜求高位者。他对路易说：“您陛下每增一个新职，上帝即制造了一个愚人去购买它。”

塞涅莱劝国王命令他的舰队去切断爱尔兰和英格兰。这建议本来是可成功的，因为在1690年6月30日，图维尔（Tourville）上将率领75只船舰在俾赤岬（Beachy Head）处击败了一支荷兰和英国的联合舰队，而驶出东萨塞克斯（East Sussex）海岸。但是路易仅派遣了2000人去支援在爱尔兰的詹姆士二世；一支较大的军队即可赢得1690年7月1日的博因河战役，就可能牵制英格兰的荷籍国王忙于爱尔兰，而无暇去欧洲大陆作战。威廉三世在战胜此役后，得以1691年到荷兰，去领导荷、英联军抵抗法国。1692年，路易试图入侵英格兰；从土伦出发的一支舰队受命北航，却受创于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峡的一阵暴风雨，而不得与杜维业在布雷斯特（Brest）的舰队联合；若它们能联合起来，将可击败英国任何的抵抗，运送3万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杜维业无援地与荷、英联合舰队作战，而在霍格（La Hogue）地方海外一场决定性的战中战败，使入侵计划徒劳而返。这次战役后，英国保持了海上的霸权，很轻易地相继占领了法

菲利普二世

菲利普二世 (1674—1723)，法国幼王路易十五的摄政 (1715—1723)，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之子。在参加大同盟战争 (1689—1697) 中，表现英勇，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1—1714) 中，曾指挥法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军队。



国的殖民地。英吉利海峡保护着英国至今。

虽然在人员和物资巨大的损失下，法国继续在大陆上取得胜利。1691年4月，骄傲疯狂的法国军队又围困、夺得具有战略地位的蒙斯 (Mons)，卢瓦死于这年7月7日，但是国王未因失去这位具进取性的战争部长而十分难过；他打算此后由他亲自来统御所有的军事政策。他遵循一项法国习俗，把卢

瓦生前的职位让予他的儿子——时年24岁、温柔而驯良的柏比斯 (Barbezieux) 侯爵。1692年6月，路易亲率军队掳掠了那慕尔地方后，把指挥权转交给卢森堡公爵；他本人则回凡尔赛宫去品尝胜利的荣耀。7月时公爵惊讶威廉三世在斯登克 (Steenkerke) 地方出现；法军在初期战事失利，但在不算优异却坚强的将军模范和指挥下立刻就恢复了秩序和勇敢；又再次以很高的代价赢得胜利。后来摄政法国的奥尔良的菲利普二世 (Philippe II d'Orléans)，当时尚不满15岁，却是勇为先锋，负伤痊愈后，又继续参加作战。在那儿，年轻的路易，波旁·孔代公爵 (Duc de Bourbon-Condé 大孔代之孙)，是曾身经三被围困的沙场老将，孔蒂亲王 (François Louis de Bourbon, Prince de Conti) 旺多姆公爵 (Louis Joseph Duc de Vendôme) (亨利四世的曾孙) 和许多法国贵族都表现出勇敢行为：尽管他们在平时是那样奢侈，却是战时百姓的偶像，甚至是敌人的表率。一位被俘的萨姆伯爵惊叹地说：“多么神奇的国家啊！在战场上没有比他